

【有所思】

新年问候

□雪樱

没有想到,我会用这种方式与你对话,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。

春节是大日子,大日子必须过得有仪式感。收拾完案头,清理完文档,摩挲了一遍从图书馆新借阅的书,按说该歇歇了,但我心里冷不丁感觉空落落的。

爸爸,我想你了。我怕过年,因为好多人问起你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。

年二十八,超市最后一天卖馒头。母亲是个急性子,虽然去年出院后有所改变,但年前置办年货时,她还是心急。那天上午,她排了个第一,结果后脚进来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,说要130个馒头,老板惊住了,母亲也傻了眼。老板赶快打电话补货。原来,这个人是前面楼上魏校长的儿子,上次母亲爬楼找人,曾误敲开过他家的门。年过七旬的他,独居生活,出入还是穿着那身半旧的中山装。

大院里的人也都老了。有时候出门遇见和我同龄的小伙伴的父母,看到他们头发花白,后背佝偻,脸上起了褶子,像奶油蛋糕上的裱花,我的心里咯噔一下,回来好久才猛然对上号。世上最厉害的角色就是时间,它就是个神偷,从我们身上拿走一些东西,又毫不显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假如说最初我的生活是一桶新鲜的牛奶,一旦失去心爱的人,仅几天时间就会变馊。然而,如果哪天失而复得,就像把水酿成酒,那不仅是奇迹,从根本上说,还是爱的本质。

春节是大日子,大日子是用来慢慢享受的,连夜晚的缝隙里都溢出甜蜜的光,让人精神恍惚。街上越热闹,我心里就越安静。不知是楼上的人回老家过年的缘故,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过年就是一场灵魂的集体迁徙——多么像鱼儿的回溯,回到出生的地方,看看昔日的生活,再看看自己,就在不经意间与岁月打成了平局,回到零度,重新开始。

年三十晚上,看春晚、吃水饺,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模一样,只是再也没有人去厂里值夜班了,再也没有人第二天早上搓着双手,对我说“小钟,新年快乐”了!

除夕夜的零点钟声响起,日子就像孙悟空翻了个筋斗,簇新而可爱。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期许,又长了一岁。不过,在我眼中,你还是离开时的年龄,因为逝去的人不会变老。我把你六十四岁的人生重温了很多遍,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,每一遍都能收到你的反馈:你拒绝过今天、明天、后天以及大后天,你在意的是过去。一说到你的过去,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往外流。你的离开带走了我的一部分,包括我的过去。赶在每年开学前一天,正月十四的晚上,你骑自行车带我去趵突泉公园赏花灯。花灯璀璨,人山人海,“三股水”附近更是围得水泄不通,我踩着你的肩膀,从高处俯瞰全景,以至于你被压麻了胳膊,我才不情

愿地从高处跳下来。公园门口有好多摆摊的,我赖着不走,要吃冰糖葫芦,要买手提灯笼,要这要那,拔不动腿,你变戏法似的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,叠得整齐而板正,就像你待人处事一样,容不得半点瑕疵。“我给你买,回家别给你妈说多少钱。”你趴在我耳朵边小声说。我喜笑颜开,手舞足蹈,一手举着糖葫芦,一手拎着灯笼,大步流星走在路上,别提有多神气了。

回家路上,你总会绕远路带我看看老街巷里的花灯。就这样走走停停,自行车后座上的我戴着头盔,听着你不停地讲解,这是后宰门,这是官扎营,那是馆驿街……巷子里出奇地静,家家户户门上贴着春联,屋檐下挂着大红灯笼,在灯光映照下,手写的墨迹流出耀眼的光,暖到心窝里……我很想让你再讲解一次,我还没有听够。

春节是大日子,为一年的生活开了个好头,剩下的就是零零碎碎的小日子了。大日子提醒我们按时长大,按时清零,按时更新自我。对我来说,是语言的更新。人生好比旷野,语言如同野草,必须定期除草——在文学的百花园里,我就像一个无名而笨拙的园丁,勤奋地劳作,夏天累得汗流浹背,冬天双腿失去知觉,铲除那些没用的东西。好语言都是养出来的,但到了最后,会发现,能够留下来的、有生命力的语言真的不多,就像矿工淘金,属于小概率事件。我喜欢小概率,就像夏天看到萤火虫或者转瞬即逝的流星。我喜欢命运本身。命运顶精致,就看你怎么书写了。所以,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就知道自己如何度过这一生,成就我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,还有你。

外面下起了小雪,今天是正月初五。似乎,每年过年都要下点雨雪,滋润心田的同时,给人们以精神的净化。你喜欢这种冷冽的天气,出门不打伞,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也喜欢雨雪天,喝杯咖啡,重读《红楼梦》,只有在雪花翩跹中才有资格大哭一场。哭不是我的作风,认输也不是——我的作风是死磕到底、争论到底,越来越像年轻时的你。把写作这件事坚持下去,把活着这件事坚持到底,我有了更大的底气。新年胜旧年,过完春节就要启程了——大日子、小日子,都是好日子,都是深情活着的证据。我战胜了自已,超越了昨天的自己,就是最大的胜利。你应该为我鼓掌。

腊梅吐香,柳梢鹅黄,阳光扑打着湖面,小清河的风里夹杂着春天的讯息。

今年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,我既熟悉又陌生。过往的日子,你骑三轮车带我去广场上放风筝,我坐在车上,你放线或收线……现在,我成了那只渐行渐远的风筝,你在高空看着、看着,直到我变成了一个小圆点。你笑了,一如你看到泰山队进球的时候,那么开心。

其实,你从未离开。



□高绪丽

年前,母亲打来电话,“过年的饽饽蒸好了,丫丫葫芦也蒸好了。”她叮嘱我,“要在年前把它们都带回自己的小家,放到窗台上。”她还念叨着,“丫丫葫芦压窗台,来年的福祿自来。”年,在母亲那里,有抹不掉的最美好的意境与祈愿。就像母亲说起她过年的种种都是外婆那里沿袭过来的一样,我们对年的理解与向往,又何尝不是从母亲那里耳濡目染,到如今的心心念念?

当过年的饽饽蒸起来的时候,我的耳畔便响起年的呼唤。当年新打的麦子磨成粉,做成细腻柔软的面团,经父亲的粗糙大手揉搓后,母亲手掌向上,用两个小手指指尖对顶,给已经揉好的大面团挑丝插枣,这样,被父亲母亲摩挲了无数遍,甚至上面还印有他们指纹的大枣饽饽就做成了。此时,锅底的柴草在噼里啪啦燃烧,小村过年的气氛,如同锅底红红的火焰,愈燃愈烈。

属于年的味道从家家灶台的叮叮当当开始,然后在小村的上方盘旋,从早到晚,向你召唤。远在他乡的人,凭着记忆里家乡的年味,匆匆打点行囊,赶在年前回到村子里。村子最西头那家的儿子,放着公司年假三倍工资不要,提前十天请假回小村陪父母过年。经历了许多之后,让许多人明白,有父母在的小村,才是人生前进最大的底气。

村子里有百十来户人家,常常一条胡同里只有两三家还有人居住,那些被铁将军锁住的空房子,像躺在旧书店里许多年都没有被打开过的书籍,上面虽然落满了岁月的灰尘,却始终无法抹掉刻在书页里面的故事。这些,都成了走出去的小村人心底无法忽视的痛。

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,我那可爱的妈妈,已白发鬓鬓,过去的事情难忘怀,难忘怀……”车子一驶进村子,就发现以前空荡荡的街变得拥挤许多,沿街多了许多陌生的车辆,看车牌知道大都是外地回来的。到饭点了,街上没有人走动,但一想起许多户人家的灶台前已经热气腾腾,心底立马腾起暖意。这两天降温,夜里还下了薄薄一层雪,父亲依旧站在门口迎我回家。他把手揣进裤子的口袋里,眼睛望向村口,看到我的车后,脸上瞬间露出笑意。我把车子停好,随父亲一起走进家门,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,见我回来了,她不顾锅里的水已经烧开,放下手里的铲子,就要拉我一起去里屋欣赏她与父亲的杰作,一大筐箩箱的饽饽,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小葫芦,挨挨挤挤。母亲在我的耳旁喋喋不休,跟我复述蒸这些面食的细节,说父亲揉起面来不会偷懒,说她今年买的大枣有多好……看着这些被赋予了美好向往的大枣饽饽,我没有吱声,抿嘴微笑。忙碌了许多天的母亲,打开了话匣子,怎能轻易关上?

吃过午饭,我像往常一样出门去村子里溜达,正遇上前面胡同第二家的儿子从济南回来过年。令人尴尬的是,我怎么都记不起他的名字,只能从他发福了的脸庞上找出仅存的一点印象。他先喊我,“也回来了吗?”我一愣,刹那间有种张爱玲笔

【浮世绘】

小村喧嚣

下“刚刚好”的错觉。我们从脚下这片土地出发,在外面流浪了那么久,再回到最初的地方,又刚好遇上。其实过年早已经不单单是驱赶年兽了,而是一个过场,于人,于己,于眼前的世界,于陪伴你长大的村子,我们都要给出一个交待,给出一个答案。

回家后,我跟父亲提起那个人,没想到父亲不仅可以张口喊出那个人的小名,就连他的大名也一字不差。我又说了几家的孩子,父亲也喊出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,甚至连在哪个城市定居都能讲个一清二楚。我问父亲,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?父亲说,不只是他,住在村子里的每一个上了岁数的人,哪怕口齿已经不伶俐了,但他们依旧可以说出许多个留在他乡的人的名字。父亲最后语重心长地说,“你记住,你不只是我的孩子,只要是从小村走出去的人,就是整个村的孩子。你们的名字,我们都记得。”

村子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面孔,父亲跟村里的老人纷纷走出家门,然后不动声色地立在我们身后,笑眯眯地望着我们互相客套寒暄。他们不多说话,只是把视线从这个人挪到那个人身上,就像看地里的庄稼似的,打量一番,就懂了。

老屋墙上的年画里,那个抱着条大鱼的胖娃娃,看到我再次回来,咧着嘴,喜笑颜开。按小村的习俗,出嫁了的闺女都在大年初三回来拜年。年代感十足的青灰瓦房,光秃秃的杏树枝杈上红带飘扬,被岁月做旧的红漆大铁门,再配上红彤彤的大红灯笼,记忆里的年,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。我携夫带子给父母拜年,再穿街走巷去给村里的大伯、叔婶拜年,大伯和叔婶家的孩子也拖家带口来给我的父母亲拜年,街上遇到同村的女同学,她一大家子给我拜年,我拉过儿子给她的一大家子拜年……小村里人声鼎沸。把舞台搬到家家户户的门前,村里自发组织的广场舞开始穿街走巷地表演,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,所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“过年好”,过年的气氛与小村的热闹,都在这一天被推向了高潮。

小村的喧嚣,如同小村上方燃放烟花,绽放时有多绚烂繁华,熄灭后就有多潦草落寞。街边停放的车辆,仿佛只一夜工夫,都消失不见了,小村的街道瞬间恢复了往常的空荡与安静。父亲的脚步忙碌起来,他一趟又一趟往车的后备厢里装东西,有他同母亲一起蒸的饽饽,用新花生米榨的花生油、炸鱼,还有前一天母亲从地里挖来的荠菜。母亲把她能想到的吃食塞满整个后备厢,她说,“你们回去了,这个年,也就早早过完了。”

热闹过后的小村,从一幅色彩明丽的油墨画,立马换成了颜色单调的素描。离开小村的人,可以被外面的缭乱世界影响,能够迅速脱下孤独的外套,换上好看又轻便的裙装。留在小村的人,夜以继日舔舐着才经历的种种,然后任所有的思绪随着炊烟,飘散在小村的上空。

小村里,家家户户门前的大红灯笼,依旧在春风里,注视并迎接着新一轮的四季更替。留守在小村的人,用他们颤颤巍巍的背影偷偷告诉我们,他们已经开始期盼小村下一次的喧嚣了。